

山药红豆，春日蓝天

□龚静

电脑手机，目力下降是定然的，想着不如多用用耳，不喜新奇，唯愿老书老曲的，一则可回味，二则早先或忽略或粗疏之处正可细究。《红楼梦》当然首选，不管看过几遍，也不管读过多少研究文章，读原著最要，每天听几回地下来，那些人物场景又过了一遍，有些人情世故处以现在的年龄当然比年轻时会心和明白了，大观园里的一场场花红柳绿最后白雪茫茫，宝玉那领猩红斗篷大概是尘世间走一遭的明证吧，都说高鹗的续写是不怎么好的，不过这个结尾窃以为或会曹公之心的。智能手机里听来这些，时间既像是有的，又似是无的，智能手机是时间走到现在的明证吗？还是也不过一领红斗篷？

文字里的古人，其实只是逝去的时间，无挽，无痴，像白雪冰激凌，滴滴答答地化，任由它去，又怎样呢？每天洗衣做饭，每天擦洗污垢，哦，对，要加上每天开电脑开手机，看看读读写写，

笑笑想想，难过不难过，或者空自无，没有大观园可逛，每天如此这般，年轻时曾感叹西西弗斯的悲剧中的力量，甚或以为此间大有深意在的，可是渐渐地，觉得哪个生命不是西西弗斯呢？顽石带着宝玉人间走过一遭，还能回到大荒山青埂峰下，做回顽石，人倒是能做回什么呢？哦，有研究证明了，肉体消亡后，灵魂的能量还在，好比电影《发现》(discovery)所诉，人死后灵魂飘荡，不断回来，就看你看得见看不见。可是似乎也不能回来阻止已然的死亡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其必然的发生。那么，这就是宇宙间的法则了？

冬天的树，树叶褪尽，成就了树的样子。春天的树，新叶爆满，树的样子仍在，却总是不同了，春潮涌动，满格焕发。好比闻到泥香，闻到草涩，即便不过是绿化带，也有点春耕的气味带了出来。貌似这么说有点矫情，城里待着，还春耕呢，嘻。好吧，少时的乡

村记忆，即便不过走亲戚时所闻所见，总不合时宜地出来冒泡，自黑一下。若真在大田里春耕劳作，腰都直不起了。好比那句诗怎么说来着“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怕是一个浪头打过来，抒情的手臂都湿透了。可是，人不这样想一想，说一说呢，也是会难过的。就像那句很“刻奇”的话“生活不能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与远方”，说得好像眼前的全不值一提，远方皆诗，毫无苟且似的，一个物理距离的位移，一切问题都云散了，人都焕然一新似的，皆冷然而行了，实在比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还要“刻奇”。以前，我们说此乃媚俗，现在则修正为“媚雅”，乃捷克语 kiush 的音译，大抵是自我感伤自我感动，甚至赋予虚假的感情以意义。说来，自我感动一把也无伤大雅，很正常，或许要避免的是“刻奇的刻奇”，以为一到某个远方，就心灵荡漾，平安喜乐，从此不烦恼，不妄念，般若了。有这么容易观自在的吗？

大概有点像如今微信公号号的推文，标题一长串，夸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网上有说比如《红楼梦》，据现今标题原则，那么可能为“富贵命凄苦情——富家公子与十二美女的孽缘纠缠”，也可能是“这样奢靡的生活，98%的人这辈子也过不上”。脑洞开得蛮大的，天天“西游记”，说是现在的人好这一口，哦，非如此，后台数据很难看，100000+才是硬道理，然后吸粉吸广告，最重要吸金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古今往来有何异。所以，媚俗也罢，刻奇也罢，也都可以理解吧。哪里真能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呢，不过是借着这些词，安慰安慰自己罢了。

有学生毕业创作写的是科幻，人和人工智能较量的故事。说是在2043年，强人工智能“网”问世，以每秒781.3亿亿次的计算速度完成任何智力和行为测试，人类的能力在此面前就像孩童玩泥巴，不过在故事中人类还是有AI所乏缺的，比如人的情感

等，在此不赘述。已毕业的一个学生也写过一科幻，说是多年以后，出现了一种记忆工程师，通过一种机器，专门为客户复原往生者的记忆故事，记忆工程师他人的故事“看”多了，有时也难分孰“我”孰“他”。在当下的现实中脑洞虚拟，是能给人带来快感的。或许亦非脑洞呢，从email到微博到微信不也是曾经脑洞。谁知道后事如何呢？下回是否能分解？能分解的也许是时间，不过时间也不过是个概念罢了，于区区人之肉身而言，看得见的是红颜和白首吧。

或许人创制了AI，然后真的受制于TA，抑未可知，我的态度是且听下回分解吧，明知无能为力，不如此世此时此刻，梦幻泡影，终也有个幻和影，用料理机打一碗山药红豆艾草粥，虽不如红泥小火煨着来得诗意，到底也是人操作着机器，机器为人服务的，在目前还是时序更替的地球日子里，春日蓝天下，物事和抽象，和谐相处。



随想录

包装城之变

□赵春华

很有意思也肯定有点故事的，不然，他不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去采访。问他是什么方面的？他说关于拆违的。

拆违的？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。记得不久前，傍晚时分，正落霞飞天，我从巴城回家途中，接到了他的电话。他劈头就问：你知道《嘉定报》总编的电话吗？我说：知道呀。他说：我要找他理论理论！电话里流露出冲天怒气！我问他怎么回事？他说《嘉定报》上登了包装城是违法建筑，要整治要拆违。

过了几天，我打电话去问他有没有跟《嘉定报》沟通过？他说：沟通过了，报社说报道没错，是整治拆除包装城的违法建筑。哎，中国汉字真复杂，有时多一个“的”字与少一个“的”字，就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理解。

不过一个月左右吧，他来电话了，叫我去采访，心情很好，听得出来的。

在楼道里候着，到办公室里沏了泰顺原野绿茶，片片嫩茶在杯中还翻翻然呢，他就告诉我：这次拆违真是人性化，我是服了！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整个包装城有20多万平方米的建筑，违建面积约2万平方米，这些年来，道路拥挤，杂物乱堆，脏乱差是甩不掉的帽子。嘉定新城(马陆镇)三套班子领导单独给两城(还有汽配城)头头开过两次会，尔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动员会，做好了提高大家思想认识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马陆社区、信访办等部门现场办公，早早地调查摸底，一户一户地踏勘，摸清了违法搭建的底数，公布每户违建面积和赔偿金额，做到公开公平。并要求自行拆除。由于宣传动员和排摸工作做得深入细致，短短几天就有百分之三十六的违建面积得以拆除。

陈平一定要我跟他去现场看看。只见拆除了的建筑垃圾还有的没有清运，有的店铺已清理干净，道路显得宽阔了。有一家的老板正在用电焊切割掉搭建的一根根三角钢，焊花闪烁，陈平跟他打了招呼，他抬头回应了一下，又低头使起焊枪。我说：你自己拆呀？他说：这活儿不难，花点力气出点汗就行。态度是平静的。

陈平告诉我：政府要求这次拆违做到安全、有序、整洁、美观。要求是高的，工作量是大的，但是有了这样人性化的关怀，我坚信任务一定会如期圆满完成，让包装城变得美好和谐。



家园 陈启宇/摄

艾香中的端午

□沈裕慎

艾，原来在乡间随处可见。

初夏时节，艾已亭亭玉立，在暖暖的微风里，散发着浓浓的药香。祖母说，五月五的艾蒿全身是宝，用端午节艾蒿上的露水洗脸洗身子，

一年四季都不会生疮生痒。

这时，艾的叶子正嫩，它也是饭桌上的一道美味。采来鲜嫩的艾叶，浸泡，洗净，放入锅里，加水煮开，待沥干后切碎，再和进湿润的糯米。白色的

米粒遇到青青的艾叶便染成了鲜嫩欲滴的碧绿色，那一圈一圈的碧绿犹如一波连一波的思念。

入笼用旺火蒸，水汽中，艾蒿那略带苦味的清香弥漫开来，沁人心脾。出笼的艾粽和艾青团，墨绿如玉。趁热咬一口，清香的味道萦绕在味蕾，仿佛苦尽甘来，回味无穷。

童心树(三篇)

□戴达

“六·一”儿童节

童心，
旋转人之初的年龄，
擦出童年的火花；
成吨的天真把油加进去，
童贞滚动，
流出顽皮，
流出稚气，
流出嫩嫩的绿……

打工的太阳

太阳是爸爸，
月亮是妈妈，
小星星是孩子。
小星星从没见过爸爸，
他们在出生以前
爸爸为了养活他们，
去了一个叫白天的城市打工，
至今没有回乡。

太阳，是我的公鸡

窗外公鸡叫了，
爸爸赶牛下地。

窗外太阳出来了，
我背着书包上学。

太阳太阳！
你是我的公鸡。

明代后期嘉定的打行

□陆慕祥

“打行”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以暴力活动为职业的行帮，是一种社会病，用现在的说法就是黑社会组织。嘉定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。

明末殷聘尹编《外冈志》中，专门记载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多种恶习，作者把这些恶习称之为俗蠹，所记有打行、撒青、访行、讼师、窃盗、春状、抬扛、丐户等多种，其中着重记述了打行：

“打行唯吴中而有之，而莫盛于我邑。盖无赖游手，不治生产，十百为伍，推其杰黠者为盟主，而众群然附之，横行都市，戏击伤人，折肢体，莫喘息。白昼剽掠无忌，饮坊市间，稍忤则碎其器，陵暴其女，臂连臂行于途，遇人则击，观其奔逸以为笑。民间相冲击者慕之助，索无厌。乡

村怯懦者指为盗，诬为遁，共弃之去，恣其所欲。富家质库，入其室称贷不从，执其主出，利刃加颈上，一呼其徒，罄其所藏席卷而去，甚于盗劫，邻里闭户不敢救。近如南翔、安亭、外冈、望仙桥之劫烧，乡民惴惴，日夕惊惶，不能安卧，咸思去其乡，入保于城，几酿大变……”

史载，打行起于明嘉靖、万历年间，盛于崇祯时期。主要活动在苏州一带，后来蔓延至松江，进而成为江南地区一大社会隐患。殷聘尹考证，活动于外冈一带的打行，是万历丁酉、戊戌年间，由一个名叫韩侯一的山东淄川人组织并发展成势的。起初参与的仅是一些市井游手好闲之人、地痞流氓之徒。到了崇祯年间，由于社会动荡，一些地方富豪和衙役吏胥也加入其中，他们歃血为盟，结成死党，横行

乡里，成为社会一害。

《外冈志》中还记载了一次打行害民的事例。说是在嘉定东门外有一沈姓村民，夫妻俩因家事吵架不和反目。沈姓之妻大概也是个悍妇，仗着娘家势力，定要和丈夫决一雌雄，竟然请来打行助威。沈姓丈夫见妻子请来打行，并不服软挡，也去请打行来帮忙。两帮打行在沈家各居一屋，每日酒足饭后对阵吵骂，弄得鸡犬不宁。这两帮人表面上看是各为其主的两派，其实来自一伙。闹了几天，他们对沈姓夫妇说，我们今天要到外边决斗了，你们也一起去。夫妇俩人被这伙人裹胁着来到野外，双方各持器械，装腔作势地打斗起来，乘混乱之际，砍伤其夫，打伤其妻。两帮流氓回到他们家中，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席卷而去。

从万历至崇祯也就五六十年时

间，嘉定的打行何以发展成危害百姓的毒瘤？有学者撰文指出，明代后期，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，战乱不断，造成了明王朝巨大的经费开支，而这些开支无一例外地落到百姓头上，一部分农民为逃生而弃田出走，成为流民。南方的部分流民在集镇中帮佣打工，或做点生意赖以生存。而少数游手好闲者则结伙成行，成为危害社会的流氓团伙。而北方社会环境和江南不同，那里的流民离开土地后无处落脚安生，于是结伙造反，成为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。笔者赞成这个观点。总之，江南地区在特定时期产生的打行，是社会动乱的产物。试想，如果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居乐业，有谁会去做这种下三烂的行当？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如果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甚至无法生存，那么社会就无法安稳。



岁月留影